

父亲的蒜香人生

庄玉玲

打从记事起,我就不喜欢父亲身上的味道。因为父亲爱吃蒜,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上一整头蒜,再加上父亲爱出汗,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那气味可想而知。

长大以后,我曾问父亲,为什么爱吃蒜。父亲回答说,因为蒜的辣味让他有力气干活。可我对这一说法并不信服,我尝过蒜的味道,又辣又熏人,简直难以忍受,吃了这种东西,怎么会有劲干活呢?父亲笑而不语,依旧一口一个蒜瓣,脆生生地嚼着。

斗转星移间,父亲老了,可他对蒜的喜爱只增不减。去年秋天,他回到老家,在院子里的小菜地中,种下了一些蒜瓣。我闲来无事,经常随着父亲周末一同回老家,便亲眼见证了那一畦大蒜的成长。我看到了大蒜幼苗破土而出,从一片叶子到三片叶子,从蒜苗再到长出蒜薹,中间甚至还跨越了一个寒冬。

然而今年五月初,就在大蒜即将收获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一直休养了近一个月,他才得以自由行动。父亲病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老家看看他种的蒜。我因为担心父亲的身体,也跟着一起回去了。踏入院子,映入眼帘的便是大蒜枯黄干瘪的叶子,毫无生机地垂在地上,似行将就木之人。我心想,坏了,这一个月都没管大蒜,搞不好它们都干枯而死或者染上病虫害了。父亲照顾大蒜有大半年了,最后可能会一无所获。我怕父亲伤心,想上前扶他一把,哪知道父

亲一点也没有忧心忡忡的表现,反而直接上手拔出大蒜。我忙凑上去,发现虽然地上的蒜叶已无生机,但是地底下却是一番景象。当初孤零零呆在土里的蒜瓣,如今已经成为圆滚滚的一头大蒜了。虽然个头比鸡蛋还小,但总算没有白忙活一场。

父亲将大蒜一棵一棵拔出,抖抖上面的泥土,然后让我帮忙拿着。那些大蒜在我手上,其实并没有多少分量,但我看着忙着收获的父亲,却感觉大蒜里包含了父亲沉甸甸的人生。

父亲出生于六十年代初,不到二十岁的他就分家出来,独自生活。因为村里分了田地,所以父亲需要一边上班一边务农。他白天在砖瓦厂打工,晚上就去坡地里干活。到了麦收季节,没有帮手的父亲要一个人在农田里忙到后半夜。

后来父亲随着我的伯父去了船上谋职,日日夜夜的海上航行,让晕船的他呕吐不止,痛不欲生。但一想到家中的亲人,父亲又咬牙坚持了下去。有一次,父亲在海上遇到了大风。船封舱以后,整个船身被大浪卷在里面。父亲在船舱里哆哆嗦嗦抽完了一支烟,船依旧没有浮出水面。当时父亲绝望至极,以为自己会从此沉睡在这片汪洋之中。好在这次出行有惊无险,父亲最后还是平安归来。也是这次经历锻炼了父亲的胆魄,让他从此不再惧怕任何风浪。

父亲三十岁那年,我的奶奶不幸离世,爷爷的身体也每

况愈下。家里仅有父亲一人有工作,他一边挣钱养家,在城里买了楼房,一边还要送爷爷去医院治疗,因此欠了一大笔钱,压力大到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

直到我上中学以后,我们家的日子才终于好过一些,这也多亏了父亲从苦难里坚持了下来。除此之外,父亲还一边工作,一边考取了验船师证书,还有大学本科证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父亲这一路走来,就像那小小的蒜瓣一样,虽然身处黑暗与泥泞当中,经历了严寒酷暑、干旱暴雨,可父亲从未放弃。他的眼里有亮光,心中有梦想,所以他以坚强不屈为剑,披荆斩棘,以顽强拼搏为船,乘风破浪。最终才迎来了曙光,由一个小小的蒜瓣,换来了一整头大蒜的圆满。

以前我总认为蒜味难闻,如今拎着一大把蒜叶,看着父亲忙碌的背影,竟也从中品出了蒜香。那浓郁的蒜味,其实是父亲将岁月的苦水酿成了美酒,那是自强不息的醇香,是奋斗向上的芬芳。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是我的英雄,是我的榜样。我想我也该将父亲的精神继承下去,也让我的人生发光发亮。

今晚就让我陪父亲一起尝一下亲手种的大蒜吧,这靠自己双手栽培出来的果实,一定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过了夏至,草木葳蕤;春红早谢,夏花繁盛;月季芬芳,满架蔷薇,绢绸般丝滑细腻的石榴花灼灼摇曳。但我更爱夏之三白:栀子、茉莉、白兰花,特别喜欢开得热烈奔放的栀子花。

夏至前后,是栀子花的主场。雪白的栀子花清清淡淡,洁白无瑕。因为花形美丽而且馨香,深受人们喜爱。只要屋内有几朵,就满室生香。它的香味若有若无,不经意间如影相随,闻之如仙气。深吸一口,香气钻进肺腑,似着了一身花香,香气袭人。难怪刘禹锡要说“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

一阵疏风细雨,飘来一阵阵栀子花香。我书桌上花瓶里的插着栀子花,是朋友家种的,知道我爱栀子花,便送我几枝。硕大的花骨朵一夜开放,馥郁的花香氤氲着我的书房。

我小时候栀子花大多数都是野生的,很少盆栽。每到夏至前后,栀子花开了,小伙伴就呼朋引伴去山上寻找。每天都找一大捧回去,插在瓶子里,香气四溢。野栀子花不大,小小的一朵,差不多都是单瓣,但它的香味特别浓郁。闻着那香味,我脑海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一幅画面,一个光着脚丫满山跑的村姑,那些山里长大的小姑娘就像这栀子花的香味,带着一些野性,香得很烂漫,香得很纯真。

后来当老师了,我办公桌上四季花儿不断。我还是特别喜欢盛夏的栀子花,几个住在大山上的孩子每天都会给我摘一大捧来,插在办公桌上。我把花分给同事们,办公室里就充满了香气,很多同事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闻花香。

我妈妈是栀子花的忠粉。她原本很爱花,只是年轻的时候迫于生计,她没有时间去浪漫。但栀子花开时,只要有时间,妈妈就会带着我们去山上摘几枝回来插在瓶子里养着。后来,妈妈种了一棵野栀子花在屋后。每年开花时,妈妈就摘几朵,用针线串起了,给我们戴在胸前,那香味就会伴随我们一整天。

后来耄耋之年的妈妈,没什么事老爱看电视,我们怕她坐久了不好,小妹就去给她买了一盆漂亮的栀子花。妈妈非常喜欢,每天都会站在窗前,看看栀子花是不是该浇水了,是不是该施肥了,有时候还跟栀子花聊聊天。栀子花每年都开很多很大的花,那个香味真耐人寻味。妈妈最喜欢侍弄栀子花。打花骨朵了,含苞待放了,她每天都在关注栀子花的变化。妈妈要是去外地姐姐和弟弟那里玩的话,最担心的就是怕干死她的栀子花,一打电话就叮嘱给栀子花浇水。

“栀子比众木,人间诚未多。”杜甫生活的那个时代栀子花不多,所以那时栀子花很珍贵。如今,栀子花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遍野广植。

凝望书桌上的栀子花,如出水芙蓉安静盛放。与窗外,盛夏的蝉声相映,让人对生机盎然的夏天充满了喜悦和希望。

疏风细雨栀子香 邓训品

童年夏夜

张力

夏夜
乡间的萤火虫
提着盏盏星灯
一闪一闪
照亮了被岁月尘封的记忆
那时候
总是带着一张凉席
跑遍半个村子
找个静谧的地方躺下
歪着脑袋
看天上的月亮和星星
望着院落里的老槐树
世界慢慢静止
不知在何处
啾啾的鸟鸣
又唱响了童年夏夜里的歌谣

夏日荷塘

周家海

跨进六月的门槛
风和阳光
煨熟了浓浓的夏意
催开了荷花们的倾情绽放
静谧的荷塘中
芬芳流淌
荷叶奋力擎举起
一池翠绿的凉爽
荷花或红或白
像灯盏倏地被点亮
莲蓬翘首
追忆并反刍逝去的旧时光

蜻蜓款款飞
把荷塘里里外外巡视了个遍
蝉唱和蛙鸣
把乡村歌曲大赛推向了高潮

垂柳和景观树
是忠实观众,鸟雀用鸣叫
在不停鼓掌,游鱼频探首
渴望天空能炸出惊雷的喝彩

荷塘里
蜂蝶翩跹而舞
沉醉其间
貌似迷失了归路

夏日的荷塘是一个
美丽的乡村大舞台
节目不断
惊喜就不断——

从清晨的露珠
到夜晚的星、月和萤火虫
有老观众离场
同时又有新的在加入……



含苞欲放

陆冠京 摄

夏雨在欢歌

管淑平

彩云飘飘,但是一场雨就莫名其妙地落了下来。闪电与雷声的交响曲的表演,弹奏出了激动人心的乐章。不久,天空中扑簌簌地闪现了一些修长的白线。那正是渺小而充满力量的雨水,落在树叶之上,落在小草的身体上,落在花朵的脸上,落在平展展的湖面上。

更为奇妙的是,一半下雨,一半天晴。有时,雨水分明就是在太阳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倾泻而来。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见到这种现象,常常令我感到惊讶。有时,东边的天空还被乌云笼罩,而西方的半边天却是阳光灿烂,但是雨水还在下着,在这种极为独特的天气下,会遇见另外的美丽——彩虹。

不过遇见彩虹并不是常事。一般得在暴雨天过后,而且彩虹出现的时间也很短暂,几分钟的时间就消失不见了。我们那一代的农村人很少念书,常常把彩虹当做是不详的事物,或许只因为彩虹是在暴雨之后出现的异象,也可能是因为暴风雨留给人的压抑和恐惧。

后来我念书了,才知道彩虹的形成是因为阳光投射在空气中的近圆形的小水滴中,所产生的一种折射和散射现象。无关不详与好运。

副刊投稿邮箱
dyxwfk2015@163.com

在雨中,有一半情绪会受到风的影响。到北方多年,似乎很害怕雨水,北方多风,呼呼啦啦地吹,不过瘾,就绝对不会中途停下来。一年四季都有风,但是夏天的风却是异常的狂躁。风在这边吼,雨在不停下,不知疲倦。待在房间里,也会隐隐觉得不安全,因为风大、雨大,当风声、雨声敲打着

窗户,甚至有一种想要马上逃离的感觉。

不过,等到风小了后,心头也会觉得庆幸,又一次目睹了风和雨的默契合作,这种情景在南方是很少见的。因为少见,才显得独特,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家,一方气象。

雨后的世界是清新明快的。经过一场雨水的洗濯,树上覆盖的灰尘被洗去,露出了一种久违的绿色。空气是清新的,夹杂着一种淡淡的泥土的味道。在这时能够充分的体会到下雨时的快乐,这份快乐独属于雨水。

在雨天也同样有着有意义的事情要做——读书。在雨天读书,似乎更能读进去,读到书深处。听着雨声,读着书籍,光阴行走的步履也变得缓慢,读到尽兴处似乎连耳畔雨水落下的声音也可以全然忽视,一心一意地沉浸在书中的世界。不必读经典名著,也不必读言情小说,单单玩味着几句话、几个词语,也能读出兴味。书在手里,跟着感觉翻翻看看就行,做一个自在的读者。只有在雨天才能真切的感受到雨声、书声两相美的绝佳境地。